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vzhy83@163.com



迎湘门。图片来自《微茶陵》微信公众号



## 茶陵老街里的岁月情长

林晚同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刚从乡下进城,茶陵老街便以古朴又鲜活的样子,撞入了我的青春岁月。记忆里的老街,一头牵着沅水的潺潺波光,一头连着南宋古城的迎湘门,青石板路顺着地势蜿蜒向巷陌深处,被百年时光磨得温润透亮,踩上去隐隐能听见细碎的回响。古城内的街道两侧,铁匠铺的叮当声、锅铲的锤击声、理发店的转椅声、豆腐店的叫卖声交织成网,将市井的鲜活尽数收藏。下班后,我总爱约上小哈,和他女友,我们三人并肩走在沅水街与古城深处,那些慢下来的光阴,便随着老街的烟火,沉淀成岁月里最绵长的深情。

转角老茶馆的木格窗里,茶香袅袅漫出,掌柜的吆喝声隔着窗棂飘来,“来咯,刚沏的毛尖哟!”醇厚的茶香混着包子馒头摊的甜香缠绕,老板麻利地掀开蒸笼盖子,白胖的包子馒头冒着氤氲热气,引得路过的孩童踮着脚尖张望,清脆的嬉闹声惊散了许些晨雾。我们寻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,一碗清茶,两个包子,茶汤的清冽与包子的绵软在舌尖交织,窗外的吆喝声、脚步声、笑闹声此起彼伏,成了时光最鲜活的絮语。我低头看着青石板上被千万双脚踏出的浅凹纹路,那纹路里藏着几代人的悲欢,也悄悄烙下我、小哈和他女友并肩而坐的光阴。

晨光渐淡,薄雾散去,老街的轮廓愈发清晰。老裁缝铺的竹尺在布料上轻轻摇曳,素色的棉麻、印花的绸缎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泽,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伴着老板低头缝制的身影,成了老街独有的韵律。小哈的女友偶尔会来裁缝铺帮忙,她时不时抬头应和路过的招呼,眉眼间满是温和的笑意,指尖的针线在布料上穿梭,像是将岁月的安谧细细缝进衣物的纹路里。隔壁杂货铺的老板正搬着货箱,木板碰撞的轻响与缝纫机声交织,温柔了整个晨晓。一次闲聊

时,小哈的女友轻声说,他们的爱情,便如这老街的手艺,无需花哨点缀,只需一针一线的踏实,便能经得住岁月的细细推敲。我望着小哈眼中的温柔,望着女孩认真的眉眼,忽然懂得,指尖相触的温度,便是此刻他们最安稳的慰藉。

午后的老街,藏着岁月的慵懒与惬意。阳光穿过骑楼的雕花缝隙,随清风轻轻晃动,像撒了一地的碎金。老槐树下的竹椅旁,多了个卖凉茶的摊,粗瓷碗盛着琥珀色的茶汤,凉丝丝的气息漫开,驱散了午后的燥热。我们并肩坐在竹椅上,看孩童追逐着光斑嬉闹,手里还揉着刚买的糖画,甜香在舌尖化开,伴着他们清脆的笑声久久不散;听老人倚着门框闲话家常,偶尔插一句巷里的家常,话语里满是对岁月的感慨。

风穿巷而过,携着墙根花草的清芬与凉茶的甘醇,轻轻吹动小哈女友鬓边的发丝,发梢扫过小哈的额头,带来一阵细碎的痒。老槐树的叶子在头顶沙沙作响,像是在应和这安稳又鲜活的光阴。女孩轻轻靠在小哈的肩头,指尖勾着他的手指,他们无需多言,掌心相触的温度,便是世间最安稳的约定。偶尔有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过,铃铛声清脆悦耳,在巷子里悠悠回荡,为这静谧的午后添了几分灵动。我静静坐在一旁,看着他们相偎的身影,心里满是安然——原来最动人的时光,从来都藏在这般寻常的烟火里。

暮色渐浓,老街的白炽灯、红灯笼次第亮起,昏黄的光晕透过木窗的雕花,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,将我们的影子拉得悠长。晚风卷着白日的余温拂过脸颊,街道上的吆喝声是温和的笑意,指尖的针线在布料上穿梭,像是将岁月的安谧细细缝进衣物的纹路里。隔壁杂货铺的老板正搬着货箱,木板碰撞的轻响与缝纫机声交织,温柔了整个晨晓。一次闲聊

给晚归的人装袋,熟悉的乡音里满是亲切。

我们并肩走在归途中,脚步声混着远处的大吠、近处的碗筷轻响,一步步走向巷陌深处。影子在灯光下慢慢重叠,分不清彼此,恰似我们缠绕的深情。路过老茶馆时,掌柜的正收拾着桌椅,见我们走过,笑着招呼一声,我们也挥手回应,这份熟悉的亲切,早已融入岁月的肌理。夜色渐深,老街渐渐安静下来,唯有灯光依旧温柔,守护着巷里的安稳与祥和。

那时我便懂得,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,而是藏在老街的烟火寻常里——是清晨共饮的一杯清茶,是午后相偎的一段光阴,是黄昏同行的一路陪伴。茶陵老街沉淀的不只是岁月的痕迹,更有他们相濡以沫的深情。那些一起走过的石板路,一起听过的吆喝声,一起品过的烟火味,都成了爱情最温暖的注脚。

时光流转,40多年过去了,沅水老街依旧,两边的店铺照常开着,夜晚的灯光依旧辉煌,将老街映照得暖意融融。只是古城内的铁匠铺、锅厂早已不见踪影,房子拆了,居民走了,曾经的热闹被一片静谧取代。每次再踏上这片土地,心中难免泛起些许感慨,可一想起那些共同走过的南宋古城石板路、共饮过的清茶、共赏过的灯火,心中便又满是温暖。

如今的我们,依旧爱在老街漫步,只是脚步慢了下来,话语也少了许,却更懂得陪伴的真意。茶陵老街就像一位沉默的长者,见证着岁月的流转,也见证着我和小哈他们跨越半生的相守。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深情,那些刻在岁月里的陪伴,早已融入我们的骨血。原来岁月情长,不过是与心爱之人、知心好友,在老街的烟火气中,慢慢相守到老,把平淡的日子过成最美的诗篇。老街未老,深情不改,那些刻在青石板上的光阴,永远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珍藏。

### 行走株洲

#### 东乡山景

虞晓平

自县城出发,沿S336省道向东乡行进,当云雾缭绕山头时,目的地就到达了。从青山迂回而入,直取三联捷径,穿过林海竹山便是红旗渠,渠道沿着山体拦腰修筑而成,是名副其实的攸县第二条红旗渠。据《攸州网》“老马”收集的资料,这条渠开凿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首创“明暗渠”模式,滑泊山区为解决灌溉和发电的水源问题,在悬崖绝壁上修建引水渠工程,全长十公里左右,每个村负责修筑一段,是集集体智慧的结晶。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红旗渠,将整条沿水线润得钟灵毓秀,无形中成了山中的一道风景。或明或暗的水渠以深山为屏障,以水泥或石头为器物,演绎着现代版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的传奇,集水成流打造湘江上游旖旎风景,汇注攸水后自西向东归入洙河流向湘江。明渠肉眼可见,水流不疾不徐,把春夏秋冬尽揽怀中。

暗渠润物无声,绕山为梁,从山路上穿过后,突然神奇消失,不见了踪迹,猛然又意外从地面接续一段自带水泥板盖的暗渠来,让人惊讶感叹不已。水渠外侧渠沿由水泥固形,靠山体一侧则借崖壁尽其用,水渠中间段会有钢管或木料做成的拦网框,把杂物拦在网中,也使得渠水看起来没有任何杂质,清澈如月亮一般,惹得崖壁上的花草树木纷纷化作影子跳入水中,流动的画面勾起我们探寻的愿望。

站在水渠上往下看,透过茂密的灌木能听到湘江水潺潺地流动,偶尔也有一段钻出绿色掩体外,让我们一睹真容;湘江水和红旗渠在两山夹持的同一空间以各自独特的方式逆向而行,各奔东西,而流经处花儿更鲜艳,树木更葱茏。浴水后的山谷,风景更抚人心,绿色里仿佛都能挤出水分,水渠也变得像火山的游戏儿似的,时而变出一段,让你捉摸不透的顶端还会有什么风景,时而变成S字母,勾起你猎奇的心情。暗渠如见出的水袖在风景中蜿蜒,把看风景的人带出心的字里,明渠如奏响的琴声在欢快中流淌着,把行走的人安放在大自然怀抱中。天开地阔,山谷幽深,风轻如风,自在从容。不知不觉就融入这青山绿水中,被风景渗透,被负氧离子清洗,内心也豁然开朗起来。抬头突然发现有几个八月瓜悬吊在高枝垂蔓上,霎时,大家的惊呼能把大山震撼,拽的拽,扯的扯,藤蔓跟着我们的力道起舞,时而天花乱坠,时而沉鱼落雁,时而凌波微步,时而马步高扎,十八般武艺轮番轰炸,直到胜利果实落地地成欢笑。

水渠边上的树林里鹅掌楸雄赳赳,枝繁叶茂,落地的黄马褂青绿相间,犹如一把大蒲扇,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那株树公主不小心遗落在山谷的大芭蕉扇。笔架般的叶端凸出三个小尖尖,叶脉清晰可见,长长的叶柄黄中略微现红,整个叶片有我手掌七倍大,观赏性很强。树下荆棘绿油油地生长,好似给树林加盖了一层绿色的绒毛毯,增添无限生机。远远就看见一位身着红衣的阿姨在林中抡起锄头刨土,我循着她踩过的荆棘道走过去,走近才知道阿姨在挖冬笋。七十高龄的她眼不花耳不聋,高门大嗓,她教我辨识冬笋位置和挖笋的窍门。我接过锄头直接在两根绿色楠竹中间开挖,刨开干燥的土层露出一截青绿竹鞭,顺着鞭节方向不远果然挖到了冬笋。阿姨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但把丰富的生活经验转化成了很实用的理论。

告别阿姨,离开树林向前走,路边赤梨树上挂满了小赤梨,小巧玲珑的赤梨星星点点分布于枝头,无论从树下哪个角度看,都好像在仰望一树星空。抬手摘下一颗咬在嘴里,酸甜可口,满嘴生津。与赤梨树并列生长的还有一株野柿树,树干纤细婀娜,树上柿子已经成熟,在枝叶间为野柿树挂上了一盏盏红色的灯笼。红彤彤的小灯笼引爆玩性,一番摩拳擦掌后就就蹿上了树,惹得树下的人直呼小心点小心点!树枝脆。在树上折得几枝后才算不虚此行,心满意足地溜下树,骄傲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尘……

野柿子甜软糯糯,口感极佳,而颜值担当和美好寓意又可将其用于瓶插装饰家居。红旗渠沿线的果实品种多,数量多,口感好,让人流连忘返,怎么走也走不到渠的尽头,怎么找也找不到渠的源头,但走着走着,风景就在,走着走着,花儿就开了,走着走着,心情就好了!在红旗渠上,在两山之间,我面对青山发问,山那边是什么呢?在红旗渠上,在两山之间,我知道,山那边是山的风光延伸线,是水润山朗的画卷,是对美好的向往,是对未来的希望。返回的路线上,顺手采下一束野菊花,沁脾的馨香带着大自然的美好。

东乡山的景色。图片来自《攸州文韵》微信公众号



### 株洲往事

#### 白马垅那些兜整纵马的影子

欧阳光宇

株洲的乡音里,每每藏着简俗的错位。白马垅的“垅”字,本是上声(第三声),落在当地人舌尖,却轻轻一坠,成了平声的“龙”。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以为这片九郎山下的土地,唤作“白马龙”。龙是腾云的灵兽,游于太虚;而我终于确认“龙”是“垅”时,眼前的图景便由虚入实,那是两山相夹间,被田埂切割出的阡陌,是脚踏泥土的写照。

“垅”的字形,恰是此地的实照:两边是山,中间是田,呈长条舒展。白马垅的名,相传清代吴三桂的白马曾在此坠入岩下,鲜血染红田畴,那片地便叫了红田坪,而这方冲垅,也因这匹黑马得名。传说真假难考,却为这片土地添了几分侠气。想象先人跨白马来驰骋,马蹄踏过田埂,惊起稻浪与雀鸟,动的是骏马扬尘,静的是垅上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慢生活,炊烟袅袅,对照何其鲜明。

不过,我最初对白马垅的印象,既非白马的理想色彩,也非垅的田园悠长,而是有着另一种特殊性。20世纪80年代,我二哥有个中学同学家在这里,其父母是相关管理人员。暑假,二哥去他同学家玩,带回的见闻是,这里有个女子劳教所,所属还有个电炉厂,高墙、铁丝网,类似于军管场地,让人觉得是个陌生的禁区。到本世纪初,随着公务私务的聚风、游览活动,我多次拜访九郎山和秋瑾故居,这样,白马的理想、田埂的秋实、灵泉的清澈意象,逐渐在脑子里显现。

这片冲垅,最动人的“兜整纵马”,并非传说中的武将,而是一位巾帼。白马垅的大冲村,有秋瑾的故居“槐庭”。1896年起,这位后来以一腔热血赴国难的女侠,曾在此度过幼年时光,生下一双儿女,也写下了“漆室空怀国恨,难将巾帼易兜整”的喟叹。

那时的槐庭,该是怎样的光景?朝霞初绽时,她或许踏着垅上晨露,看荷尖露珠;明月升上松梢,她或许凭栏远眺,思及家国飘摇。湘东的烟雨,没磨平她的棱角;深宅的岁月,没困住她的壮志。她仗剑纵马在垅间驰骋,身影或许被田埂拉得修长,那份藏在温垅里的刚毅,便是最动人的“巾帼兜整”。

如今的白马垅,早已不是当年的偏僻冲垅。但走在修复后的槐庭里,仍能想见百年前的光影。习武台上,似有她舞剑的影子;樱花园中,仿佛还泛着她读书、吟哦的侧影。那些兜整纵马的影子,从未随岁月消散。其藏在“垅”与“龙”的读音里,藏在秋瑾的诗行里,藏在株洲人对这片土地的爱意里。

龙归天际,垅在人间。白马垅的叙事,便是在虚实之间流转。那些驰骋过的风与影,早已化作这片土地的传奇,昭示着我们:纵使身处田垅,一旦志存高远,亦能心怀家国;纵使步履平凡,一旦笃定信念,亦可兜整纵马,奔赴理想。

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